

89·64死难者：听说大家都没看过这些照片，我给大家转发下吧

原文：<https://pincong.rocks/article/59249>

楼主几年前翻阅西方主流媒体，也没任何“六四”死了几个人，都死在哪里的定论，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小粉红在狡辩六四没死人。实际上天安门母亲网的丁子霖教授等人，早就统计出了一些一手资料，却没见过主流媒体转载，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的勾兑。

看着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孔，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路人。他们有的是北京的中学生，名牌大学生，有的是工人，有的是工程师、科学家，有的就是“国际共运”专业的大学生、共产党的基层干部，甚至是帮共产党打江山的解放军，都义无反顾地加入游行中。惨遭“人民解放军”杀害，还有的人更倒霉，他们没有那么高尚，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，但是仅仅是路过，就被“人民军队”打成了马蜂窝。

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，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。日月停转，乾坤颠倒，已经三十多年了。



蒋捷连，男，遇难时17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四班学生。

89.6.3.夜10:30左右从家中卫生间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，11点多戒严部队强行突进至木樨地，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遭枪杀。中弹后对同伴说：“快跑！我可能中弹了！”随即倒下。子弹从后背左侧穿胸而过，伤及心脏，送市儿童医院抢救无效身亡。医院开具证明“来院前已死亡”，为6.3夜木樨地地区第一批遇难者。6月7日于八宝山火化，骨灰一直放置在家中灵堂内。



杨明湖，男，遇难时42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。
89.6.4.凌晨在东长安街公安部前，遇戒严部队扫射，腹部中弹(炸子)，被送往同仁医院抢救。膀胱、骨盆粉碎，手术后高烧不退，于6月6日身亡，火化后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骨灰堂内。



陈来顺，男，遇难时23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华社代培摄影班89级应届毕业生。
89.6.3.晚，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照相时，头部中弹身亡。遇难后，同班学员集资在香山红旗村附近陵园购置墓地安置其骨灰，并立有墓碑。



郝致京，男 遇难时30岁，安徽马鞍山市人，生前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88年曾访问过美国。89.6.3.晚11点多，在木樨地左胸中弹，死于复兴医院。家人于7月4日才找到尸体，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。



肖波，男，遇难时27岁，湖南龙山县人，生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，肖16岁即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。89.6.3.夜，肖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，被子弹击中前胸，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身亡。火化后骨灰送湖南湘西龙山县家乡存放。6月3日是肖波的生日。肖遇难时留下一对孪生子，刚出生才70天，其中一子出生时即患有脑瘫。



孙 辉，男，遇难时19岁，宁夏石咀山市人。

生前为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。

89.6.4.晨，骑车寻找被戒严部队冲散的同班同学，身穿北大背心，下穿牛仔裤，于西单被射杀，横尸街头。遗体火化后，在北京老山骨灰堂存放三年，后移置在宁夏家中。



陆春林，男，遇难时27岁，江苏苏州吴江市人。

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。

89.6.3.夜，在木樨地被戒严部队射杀，临终前将身上证件交行人送回学校，由校方认回尸体火化，骨灰安葬在江苏老家。



张向红，女，遇难时20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国际共运专业87级学生。

89.6.3.夜11点多，与兄嫂多人从珠市口亲戚家出来归家的途中，在前门遇戒严部队受阻，并被冲散。张与嫂一起躲在前门西侧树丛后，被子弹击中左胸主动脉，穿透后背，送市急救中心，6月4日凌晨去世。骨灰葬于太子峪公墓。



程仁兴，男，遇难时25岁，湖北省人，生前为武汉华中师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，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毕业生。

89.6.4凌晨于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腹部中弹，送北京人民医院因未能及时抢救，流血过多死亡，程的遗体11天后由其女友及来京料理后事的大哥从医院领回。程仁兴为程家唯一上大学的儿子。

左图中为程仁兴母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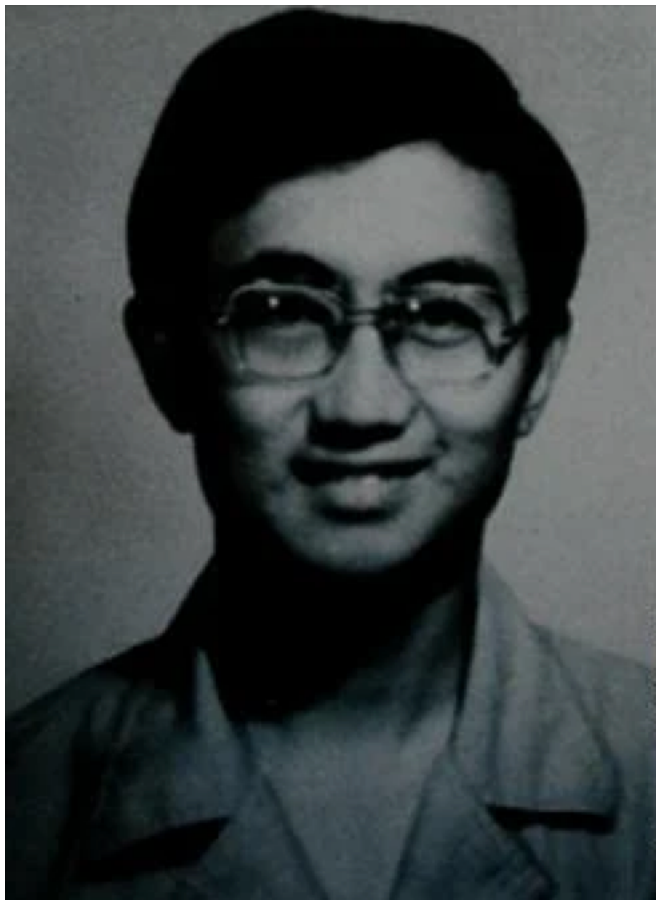
杨燕声，男，遇难时30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体育报社工作人员。
89.6.4.凌晨，在正义路口抢救伤员时，腹部中炸子，被送往北京医院，不治身亡，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骨灰堂。
图为杨燕声和妻子的合影。



张瑾，女，遇难时19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毕业生，国贸中心培训班学员。
89.6.3.夜12时多，与男友一起躲在民族宫附近的胡同里，遭戒严部队扫射，头部中弹，6月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。6月14日火化，骨灰安葬在太子峪公墓福南区第4排。



段吕隆，男，遇难时24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84级应届毕业生，班长。
89.6.3.夜，从家中骑车外出，在民族宫附近遇戒严部队与群众对峙，上前调解，左胸中弹，为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。6月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。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。



北京“自治高联”的领袖们，
首先，请允许我以一名研究工作的身份向你们的开过
过你们的全体同志和你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以学生为后盾
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大学生、研究生们致以最崇高的敬
意！
“5.20”以来，我已经同你们北京市的广大市民
的一起度过两个激愤、紧张而又忙碌的不眠之夜，
并且在这周六、星期天和星期一三个白天同各
位支持戒严的同志以及我的同事^{非如某些人言}、同学分期
同学以及数位同志外出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解放军同学进行
广泛的交流；我个人的印象是，

袁力，男，遇难时29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机电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。
89.6.3.夜11点多，离家不久便在木樨地中弹，家人找遍北京44家医院。袁为海军总医院第二号无名尸。6月19日家人认领后于6月24日火化，安葬于万安公墓。袁力于北方交大研究生毕业，曾访德，并已获赴美签证。
左图为当年袁力在89年5月写给北京高自联的信（片段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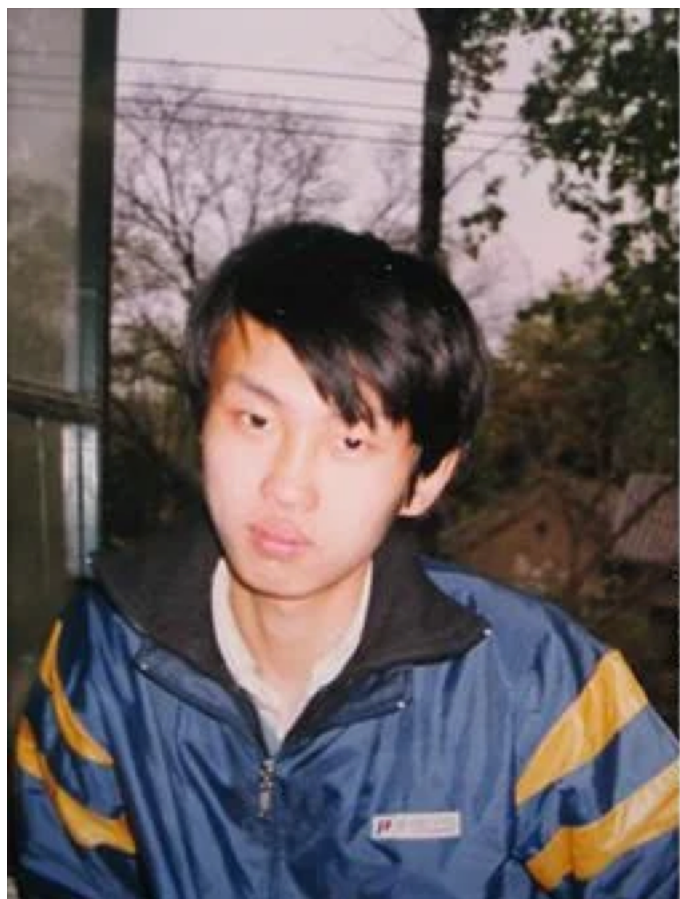


叶伟航，男，遇难时19岁，北京市生前为北京市57中高三学生，班长，学生会干部。
89.6.3.凌晨2点左右，于木樨地中弹，亡于海军总医院，为该院第一号无名尸，身上三处中弹，一为左臂贯通伤，一为右胸封闭伤，一为右后脑封闭伤。家人于6月5日找到尸体，骨灰安放在家中。



吴国锋，男，遇难时21岁，四川成都新津县人。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86级学生，89学运期间曾为校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成员。

89.6.3.夜，携像机骑自行车离校，后脑中弹，肩、肋骨、手臂都有枪伤，倒地后，又被刺刀插入腹部，有2寸长的刀口，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。当时由一老人送邮电医院，吴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。6.4晨，人大教授蒋培坤在寻找其子尸体时，于邮电医院发现吴的死亡名单，受医院委托将名单带回学校，尸体火化后骨灰由其父母领回，现存放家里。吴生前曾参加过天安门绝食行动，一连五个昼夜。



严文，男，遇难时22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北京大学数学系二年级学生。
89.6.4.凌晨一时许，在木樨地帮助摄像时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动脉，送海军医院抢救不治身亡。遗体火化后葬于太子峪公墓福南区第11排。



庄捷生，男，遇难时27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五道口百货商场售货员。
89.6.3.白天，离家后再未返回。6月11日家人在同仁医院从无名尸照片中找到庄的遗体，胸部及胳膊两处中弹，火化后在八宝山骨灰堂存放三年，后转存至东升骨灰堂。



路建国，男，遇难时40岁人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北京市旅游局司机。
89.6.3.夜11点，在二七剧场路三里河商场附近，左胸中炸子身亡，死于阜外医院。



盖伟，男，遇难时20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北京和平门烤鸭店厨师。
89.6.3.晚，盖去前门烤鸭店上班，行至民族饭店前受阻，后背中弹，送邮电医院，因失血过多于6月4日凌晨死亡。
其母为刘秀臣。



王卫萍，女，遇难时25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北京人民医院妇产科实习大夫，北京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。89.6.3.夜，在木樨地附近救治伤员时颈部中弹，送北大医院抢救无效身亡，其骨灰安葬在万安公墓。碑文上除姓名和身份外，还刻有生卒年月：“1964.12.21生，1989.6.3遇难身亡”。



王建平，男，遇难时27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市煤气公司南郊车队司机。89.6.3.夜，在西单路口左胸中弹，伤及肺，4日凌晨死于北京市急救中心。骨灰先安葬在京郊一位农民的地里，后移至海淀区东升骨灰堂。王遇难时留下仅八个月的孪生女王清、王晨，与王的父母同住。



吴向东，男，遇难时21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职工，夜大经管系三年级学生。89.6.3.夜11点多，于木樨地桥头附近，颈部中炸子。被群众送往复兴医院，因流血过多于4日凌晨5时左右去世，临死时头脑清楚，亲手在壹角毛票上写下自己所在单位地址，托一北航学生报信。4日晚家人认领遗体，7日于东郊火葬场火化。骨灰葬于八宝山人民公墓2区3排。



卞宗序，男，遇难时40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新街口机电产品供销公司经理。89.6.4.凌晨，在西单家俱店门前，子弹从头部斜穿过去，当即死亡。骨灰葬于太子峪公墓，墓碑上写着：全家亲人及亲友哀立。卞遇难时留下一对孪生子女。



何 洁，男，遇难时23岁，黑龙江宝清县人。

何15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为大学本科，87年由清华推荐免试录取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生。

89.6.3.晚，何与同学一起去天安门，于南池子遇难，北京医院“死亡证明”为“颅脑损伤”（脑部中弹），于6月4日3点40分去世。时年23岁。骨灰由家人带回黑龙江老家，葬于完达山脉的小青山上南山陵地。右图为何父为亡儿扫墓。



刘凤根，男，遇难时40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地质部钻探工具厂工人。

89.6.3.夜10点钟左右，离家去西单一带，投入抢救伤员，身中三弹，背部，胳膊，有一弹从左臂处穿过心脏，由民众送二龙路医院，血流尽不治身亡。遗骨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，现取回置放在家中。



周欣明，男，遇难时16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一年级学生。

(1973.3.4生)

89.6.4凌晨，在民族宫前，为救援伤员被子弹击中肋、肝部，从右背下方穿出，子弹为炸子，肝部粉碎，送积水潭医院，已无法手术，凌晨5时死于手术室。安葬于金山陵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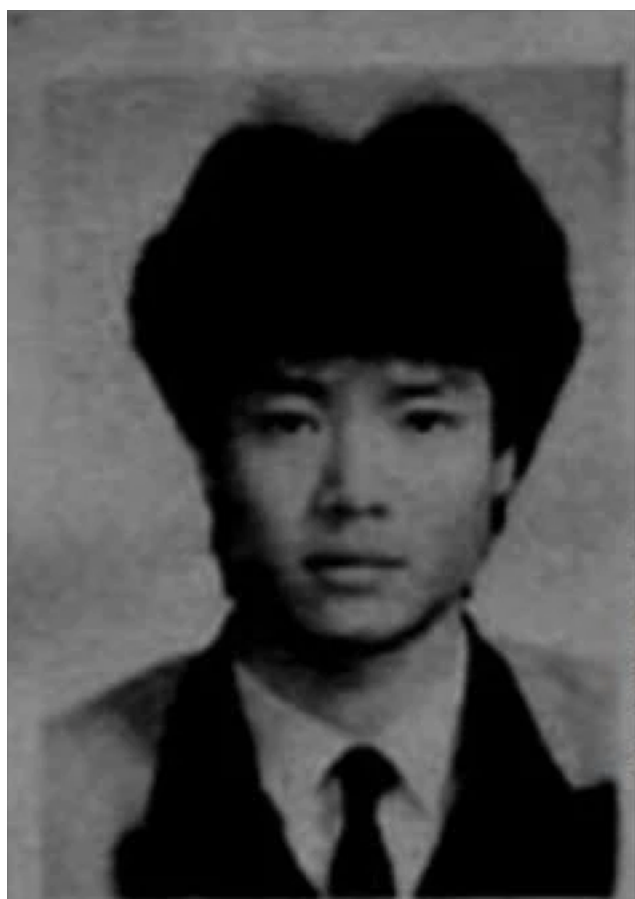


王 刚，男，遇难时20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焦化厂技工。

89.6.3.下午离家去厂里上夜班，6.4早7点下班后，到焦化厂大门口买早点，恰遇大队军车开过，速度很快，他无法过马路，就站在路边等待。这时有一辆军车向人群冲来，当场轧死3人，撞伤很多人，王刚是3名死者之一。军车轧死人后，士兵换乘别的车辆开走了。愤怒的民众把丢弃的那辆车烧了。王刚内脏撞伤，当场死亡。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金山陵园。



南化通，男，遇难时31岁，北京市人。
生前为北京市住宅壁板厂司机。
89.6.4.凌晨5点左右，离家去长安街，就此再没有回家。家属两天后在协和医院认出死者照片，找到遗体：子弹从左后肩胛骨下射入，胸腔被炸烂。



杨振江，男，遇难时21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北京淮阳春饭店服务员。
89.6.4.凌晨，和几位同学途经木樨地，左腿根中弹，打断动脉，送海军医院抢救无效身亡，6月6日找到尸体，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骨灰堂。



王志英，男，遇难时35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车工，曾评为劳动模范。

89.6.3.晚11点，与妻从岳母家(宣武门)回东珠市口家里，约12点多至珠市口十字路口，遇戒严部队向北行进，一路扫射，王夫妇躲在路口一辆面包车后面，一颗子弹射中王颈动脉，送前门医院，又转送同仁医院，因失血过多，抢救无效死亡，是同仁医院第一个遇难者。骨灰安葬于昌平佛山公墓。



寇霞，女，遇难时31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北京市西四北幼儿园教师。

89.6.3.夜，在军事博物馆对面人行道上腹部中弹，送铁路医院抢救，因伤及脾脏，于6月4日下午5时身亡。



马承芬，女 遇难时55岁，北京市人。
1949年参军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53年回国复员，属铁道兵
89.6.3.晚，与楼内邻居在院内(水利科学院对门)纳凉，遭行进中的军车射击，腹部中弹，送304医院抢救无效，于6.4凌晨身亡。马死后，其夫曾多次给军队系统写信反映，一直无回答，92年由其夫个人出资将骨灰葬于金山陵园。



刘锦华，女，遇难时34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白石桥总政政治部干休三所职工。
89.6.3.晚9点，与其夫(受伤)从八里庄去永定门外姑姑家给孩子取药，至西单，遇戒严部队，返回；11点左右至木樨地燕京饭店处，遇戒严部队扫射，两人躲入木樨地21楼边的小胡同，士兵追入胡同射击，刘上额中弹，立即死亡。



罗 维，男，遇难时30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助理工程师。
89.6.4.晚，于长安街西侧骑车时遇难。广安门医院诊断：腹部枪伤，当时未死，腹内取出两颗子弹，一颗为达姆弹，在腹腔内炸开，伤及肝、肾、胆、胃及消化道，医院曾作肝、胃修补术，不治，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。



石 岩，男，遇难时27岁，辽宁大连市人。
生前为空政文工团演奏员。
89.6.4.凌晨，头部中弹，红十字会救护车送至北京人民医院时还没有停止呼吸，后抢救无效死亡，于八宝山火化。



郑春富，男，遇难时37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故宫古建工程队工人，班长。原住东城区演乐胡同78号，6.3.夜11点多离家后失踪，至今杳无音讯，事后家属遍找城区所有医院太平间及火葬场，未见尸骨。郑属于“六四”失踪者之一。



杨汝澄，男，遇难时41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第一机床电器厂行政科科长。89.6.3.晚11点多，从家里出去，想看看外面的情况，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两处中弹，一射入肺部，一射断胳膊；入肺部的子弹于背部出口处炸开，死于北京儿童医院。



倪世联，男，遇难时24岁，山东省人，生前为北京石油大学毕业生，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工作人员。
89.6.3.晚11时许，倪与其他6位青年骑车自地质医院出发，约11时至西单，倪胸腹部中弹，民众送宣武医院抢救，不治身亡。90年单位出具“非正常死亡”的死亡证明书，并作如下政治结论：“违反戒严令，后果自负”，一次性发给10个月的基本工资835元。当时与倪一起受伤者有曹长初、王建伟两人。



郎敏，男，遇难时27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、北京叉车总厂工程师。
89.6.3.夜，于木樨地中弹，子弹从右腰后部射入从右腹前穿出，送到医院后立即死亡。骨灰一直存放在家中。



轧爱国，男，遇难时22岁，北京市人，待业。89.6.3.晚，与同事去公主坟途中，于22时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，死于301医院。医院诊断为“脑干贯通伤”。6月5日家属寻找到尸体，火化后葬于天津老家。



苏欣，女，遇难时29岁，北京市人。生前为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职员。苏为独生女，已婚，无子女。89.6.3.晚，苏从阜外大街母亲家回自己家里，夜间不放心母亲一人在家，又返回阜外大街，路经南礼士路南口被阻，4日凌晨戒严部队用冲锋枪扫射路边人群，同时有五人中弹倒地，苏欣胸部中弹，送儿童医院，又转人民医院，不治身亡。



杜光学，男，遇难时24岁，北京市人，生前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工人。89.6.3晚5点半，与朋友一起骑车去长安街，至新华门附近，听到枪声大作，戒严部队从西往东进发，他们转身往回骑，没走几米，杜光学太阳穴中弹，连人带车倒下，一条腿还跨在自行车上，时间约12点左右。当时有一辆在场的公共汽车，将6位中弹者送往协和医院，在车上就有4人死亡，包括杜光学其他两位伤势严重，生死不详。杜亲属6.4清晨赶到协和医院，因尸体太多，无法辨认。5日又去，发现杜尸体，编号为30号。



戴金平，男，遇难时27岁，湖北省人，生前为84年湖北农业大学毕业，86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。

6.3晚11时左右，遇难于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、附近。亲属于6月10日在友谊医院太平间见到遗体。

左图为戴金平与姐合影。



张福元，男，遇难时66岁，生前为解放军302医院退休工人。

张遇难前在冶金部设计院大楼建筑工地（军博对面）值班。6月3日晚下班后，去北京长话大楼东墙外一条胡同里的亲戚家串门。很晚的时候，外面释放瓦斯弹，屋里很呛人，因这家离马路（西长安街）很近，大家就跑到门口去看个究竟，刚到胡同口，军队朝胡同口的人群开枪扫射，张的右腰部中弹。当时，张与人群一起往胡同里逃，军队还不停地往胡同里开枪。张刚逃进亲戚家的院门就倒下了。救护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后立即死亡。4日张的子女领回遗体。